

陈旭耀 著

现存明刊

《西厢记》综录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现存明刊《西厢记》综录

陈旭耀 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现存明刊《西厢记》综录/陈旭耀著. —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7.9

ISBN 978—7—5325—4763—0

I. 现... II. 陈... III. 西厢记—文学研究 IV. I207.3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40683 号

现存明刊《西厢记》综录

陈旭耀 著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、发行
上海古籍出版社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)

(1)网址:www.guji.com.cn

(2)E-mail:guji@guji.com.cn

(3)易文网网址:www.ewen.cc

上海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惠顿实业公司印刷

开本 650×980 1/16 印张 23.5 插页 2 字数 378,000

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1,500

ISBN 978—7—5325—4763—0

I·1961 定价:38.00 元
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联系

序

近年来,中国古代戏曲的研究,十分引人注目。许多中青年学者,各自选取某一领域,经过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深入开掘,文献务求穷尽,然后从材料的研读中萌生观点,得出结论,不为空泛之说;或是借助资料的发掘,为进一步的研讨铺平道路。旭耀这本《现存明刊〈西厢记〉综录》,也正是这样背景下的产物。

旭耀从硕士阶段开始进入中山大学,沿着王季思先生开创的道路,跟着黄天骥、康保成、欧阳光等先生组成的一个以戏曲研究为中心的学术团队,转益多师,慢慢成长。旭耀的求学经历十分曲折。他的本科学业是通过自学完成的。他曾经在江西的乡村学校任教,度过一段异常艰难的日子。经过多年的努力,才获得攻读硕士研究生的机会。也正因为如此,他学习非常刻苦,进步十分明显。他通过阅读不同版本的《西厢记》,而定下以《西厢记》版本研究作为未来的学术方向。尤其是他的关于《西厢定本》研究的习作,在系研究生学术讨论会上获得肯定之后,逐渐建立起对走学术之路的信心。攻读博士学位之后,确定以《西厢记》研究为方向,广泛查阅、比对近百年来影印、出版过的十余种明清代刊本,在此基础上,进入对明刊《西厢记》版本的全面查访与研究。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,自筹经费到北京、上海、南京、济南等考察《西厢记》明清版本,节衣缩食,加以复制,或者利用某一版本的打印本作过录、校勘,其大陆公家所藏的版本,大都属目,加上我为他从日本复制得来的部分刊本,以及他间接得到的台湾所藏明刊本胶卷,他已经成为迄今为止阅览《西厢记》刊本最多的人。这一方面是由于近十年来公共图书馆日益开放给予读者更多的方便,另一方面,则不能不说是旭耀多年来咬定一个信念苦苦求索的结果。

去年,我在北京参加明代文学学会的年会,得见一位对明刊本《西厢

记》颇有研究的先生,遗憾的是这位先生所据的《西厢记》版本仅为已影印出版之本,持论却颇大胆,会中多有学者指出其缺失。他的解释是因为经费的原因,无法外出广查版本。但会议期间他参加了游十三陵,而并未有赴图书馆查书的计划。我和他谈到了旭耀所做的工作。我想一位在大学任教的学者,无论怎么困难,也是不可能与一个没有经济来源的博士研究生相比的了。这也让我对旭耀的执着与努力,产生出一份敬意。

正因为不懈地寻求穷尽材料,旭耀能够比同行看到更多的《西厢记》版本。又因为复制、拍摄条件的改善,旭耀可以手持复制本或过录本反复比对,能够读得更加细致,从而能够做得比前人更深入,并取得突出的成绩。他发现向来以为已经佚失的明代碧筠斋刊本尚有清代抄本存世,他对明代《西厢记》主要版本的流传谱系,也有不少新见解,发现了许多前人限于在图书馆摘抄而致校录不精所带来的问题,这些见解,构成他的博士论文《〈西厢记〉研究》的基础,并且在答辩时得到了好评。但因为他的时间主要用在了版本查访与比较,他的博士论文题目其实还没有写完,仍在补充篇章,完善内容,适有此出版的机缘,所以便先刊出《现存明刊〈西厢记〉综录》。

这本《现存明刊〈西厢记〉综录》,原是旭耀的博士论文的附录,也是他的博士论文的材料来源。关于《西厢记》版本的梳理,最早始自郑振铎先生。他在《〈西厢记〉的本来面目是怎样的?》(1933)一文里,列举了二十六种明、清刊本,其中含明刊二十二种,有五种且未寓目。后来傅惜华先生编《元人杂剧全目》(1957),列明刊本三十种,除掉清代复刻和重刷本,以及现代影印本和重刊本,也只剩二十一种。后来日本东京大学传田章先生编《明刊元杂剧西厢记目录》(1970),所列明刊本六十六种,内含佚本十四种,未见本三十二种,重出一种,所见者亦仅二十六种。后又出增订本(1979),新增入四种,二种已佚,一种为重刷本,实增亦仅一种。传田章先生此目,已堪称集大成,但限于当时条件,大多未能看到原书,间据前人著述或藏者目录移录,因而难免存在错讹,所移录的材料也有欠完备。蒋星煜先生所撰有关考证文字,对传田章之目录,已多有补证。蒋先生为《西厢记》版本研究的大家,其所见版本已较传田章先生为多。所作考论,亦较前人系统、翔实、完备。但由于当时条件所限,某些版本蒋先生亦仍未得见,某些版本虽曾一度获见,但由于只能在善本室阅读、记录,既不能持各本相较,行文时已没有条件加以复核,故间存错讹,并影响到具

体的结论。旭耀此录,实是在传田章、蒋星煜两位先生的工作的基础上,重新作了系统的梳理,除少数几种版本外,均以目验为据,所见有原刊本、抄本、微胶、数码照片、扫描光盘、复印本等等类别,某些版本更以藏于不同图书馆的多种残存版本互勘、配补,方使原刊本面目得以呈现,因而能够后来居上。此录不仅有助于《西厢记》版本研究,而且对于《西厢记》传播史、戏曲发展史、明代版刻史等,均有参考价值。

当然,《西厢记》的明代刊本,不仅传本众多,而且面貌十分复杂,要把握这个题目,是十分不易的。旭耀作为一个初窥学术门径的年轻学者,既有其敏锐的发现,也存在一些问题,文字还须磨练。他的某些具体结论,也间有可商之处。但我从这本书,也可看到他已经有了很好的学术基础,并且正以朴实的态度,不断努力。借以时日,当有可为。我为他此录的出版感到高兴,同时,也期待着他的博士论文正本能够尽快补充修订完善,以呈献给读者。

黄仕忠

2007年元旦于广州中山大学

前 言

古典名剧《西厢记》是一部堪与曹雪芹《红楼梦》媲美的经典名著，这部反映崔张爱情的名著大约问世于元成宗元贞、大德年间(1295-1307)，明初的贾仲明曾称誉其“天下夺魁”。但这部古典名著并未留下元代的文本，明初《永乐大典》所收的《西厢记》抄本是现知最早的《西厢记》文本，可惜它早已随大典的亡佚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中。现知也是现存最早的《西厢记》刻本，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，在中国书店由该店工作人员发现的《新编校正西厢记》残页，据有关学者考证，这部《新编校正西厢记》的刊刻时间最迟当在明成化年间^①。

《西厢记》虽无元代刻本留存，但在明代，《西厢记》的刊刻却极其频繁。有明一代所刊行的《西厢记》，现知有60多种不同版本，这无论在刻书史上还是在戏曲史上，都称得上明、清两代之最。现存明刊《西厢记》还有40余种不同版本，收藏于海内外各大图书馆。

从目前的文献看，明前期《西厢记》的刊本留存不多，这与万历之后的刊刻高潮相比，虽然显得有些冷落，但这应该并非当时的实际情形。

明成祖朱棣于永乐元年(1403)敕令纂修《永乐大典》，这部大型图书于卷二〇七三七中的“剧”字头下收录了《西厢记》杂剧^②。《永乐大典》

^① 关于《新编校正西厢记》残页，详情可参见蒋星煜《新发现的最早的〈西厢记〉残叶》，《西厢记的文献学研究》，第25-30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7年版；段洙恒《〈新编校正西厢记〉残页的发现》，《戏剧研究》（第七辑），第261-268页，文化艺术出版社，1982年版；周续庚《谈〈新编校正西厢记〉残页的价值》，《文学遗产》1984年第1期，第108-114页。

^② 参见《永乐大典》（第十册），第645页，中华书局，1986年版。

抄本之后,就目前所知,接下来的刊本就是上世纪80年代初发现的《新编校正西厢记》残页了,这距《永乐大典》的纂成大约有60年左右的时间。而后出现的刻本是金台(今北京)岳家于弘治戊午年(十一年,1498)冬刊行的《新刊大字魁本全相增奇妙注释西厢记》,这就是学界常说的弘治岳刻本。当然,在弘治岳刻本问世之先,已有《西厢记》刻本在流传,这从弘治岳刻本书后刻书牌记“今市井刊行,错综无伦,是虽登垄之意,殊不便人之观,反失古制”一句可知。但那些刻本如今全都佚失,故而弘治岳刻本是现存《西厢记》最早的一部完整文本。

弘治岳刻本之后,在我们今天所知的范围内,继续追寻明代《西厢记》刊行的踪迹,就得将目光投向嘉靖朝了。

大约在嘉靖辛丑年(二十年,1541),有金陵乐妓刘丽华者刊行了一部《口传古本西厢记》^①。此本系乐妓弹唱之词,改编成分当大于一般刊本。然既称“古本”,则其本文可能是据早期刻本改编而成的青楼弹唱曲词。嘉靖癸卯年(二十二,1543),出现了淮干逸史序刻的“碧筠斋本”^②。嘉靖三十六年(1557)序刻的《古本董解元西厢记》卷首张雄飞的《古本西厢记序》称:“《关氏春秋》,世所故有,余既校而刻之矣。而董记号为最古,尤不可少者。”这里所谓“关氏春秋”,即王实甫《西厢记》。由此可知,嘉靖三十六年以前,张雄飞曾校刻过《西厢记》杂剧。嘉(靖)隆(庆)间,顾玄纬本刊行^③。以上四种刻本,现在均无传本存世,据笔者调查,惟碧筠斋本还有一清抄本留存,现藏山东师范大学图书馆。

除上述单行本外,在隆庆朝之前,还出现了两种曲集——《雍熙乐府》和《词林典故》。《雍熙乐府》是万历四十二年(1614)王骥德所编,《词林典故》是万历三十九年(1611)前后刊刻的。这两种曲集都收录了《西厢记》的曲词,但都是节选,且多有删改。《雍熙乐府》收录了《西厢记》的曲词,但都是节选,且多有删改。《词林典故》收录了《西厢记》的曲词,但都是节选,且多有删改。

① 明人王骥德于万历四十二年(1614)序刻的《新校注古本西厢记》之“卷六”中收录了一篇《刘丽华题辞》,即刊行者为此书所撰“题辞”。

② 万历三十九年(1611)前后刊刻的批点画意本在卷首序文中曾提及此本,据批点画意本的批订者徐文长称,批点画意本即依碧筠斋本订正。稍后(万历四十二年,1614),王骥德《新校注古本西厢记》又于卷首《自序》及“凡例”中,对“碧筠斋本”作了简要介绍。

③ 现存明隆庆三年(1569)顾氏众芳书斋所刊的,顾玄纬辑《增编会真记》,学界一般认为即顾玄纬所刊《西厢记》杂剧的“附录”。《增编会真记》中有一篇顾氏所撰,款署“壬戌中秋”,即嘉靖四十一年(1562)的序文。文后“识语”提到隆庆改元后三年,将旧编校勘完毕后付梓。这里的“旧编”或仅指《增编会真记》,或包括顾氏所校订的《西厢记》文本。据此推断,顾玄纬本的刊行时间当在嘉隆年间。

府》、《风月锦囊》——收录了《西厢记》的全部或部分曲文^①，及《仇实父文衡山西厢记传奇书画合册》一种^②，由文徵明手书抄录了《西厢记》的全部曲文。

也许是年代久远，致使文献阙如。总之，我们现在能够勾勒出的从明建元到隆庆二百来年的《西厢记》刊刻史就是如此：共有单行本六种（仅一种幸存）、曲集本二种、抄本二种（均佚）^③。

进入万历朝后，《西厢记》的刊刻进入了繁盛期。在万历朝四十八年的时间里，《西厢记》的刊刻不下30次，平均一年多出现一种刻本，频率不可谓不快。刻本的名目更是繁多，什么元本、古本、名人校注本、名人批评本等等，应有尽有，令人应接不暇。可以说，刻本进入了一个争奇斗艳的时期。

现存最早的万历刻本是《新刻考正古本大字出像释义北西厢》，此本由金陵胡氏少山堂于万历七年（1579）刊行，现收藏在日本お茶の水图书馆的成笈堂文库，由于收藏馆的缘故，较难一见。万历八年（1580），《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》面世，此即学界所称的徐士范刊本。目前，中国国家图书馆、上海图书馆各收藏一部。万历二十年（1592），熊龙峰忠正堂刊行《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》一书，此本实照搬徐士范刊本，只将卷首徐士范所撰《重刻西厢记序》刊落，并调整了“注释”的位置，增加了插图及附录。此书现仅日本有收藏，内阁文库、东北大学附属图书馆各藏一部。万历二十六年（1598），秣陵（今南京）继志斋陈邦泰刊行《重校北西厢记》，此即继志斋刊本。继志斋同时还刊行了高明的《琵琶记》，因

① 《雍熙乐府》初刊于嘉靖十九年（1540），该书按宫调分类，收录了《西厢记》全部二十一套曲文。《风月锦囊》初刊年代不详，重刊于嘉靖三十二年（1553），选录了《西厢记》十一套曲文及少量科白。

② 此画册现已失传，清光绪元年（1875）刊方濬颐辑《梦园书画录》卷十著录了此书。此书由仇英（1498？-1552？）绘图24幅在先，文徵明（1470-1559）以小楷书《西厢记》曲文于后，书后有文徵明题跋，款署“嘉靖甲辰七月廿二日长洲文徵明识”，可知此书曲文书写时间为嘉靖二十三年（1544）。今传“仇文书画合璧西厢记”有两种影印本，经张人和先生考证俱为赝品（见张人和《今传“仇文书画合璧西厢记”辨伪》，《文献》1997年第4期，第3-21页）。

③ 按，当时刊刻的实际情形当不至如此，因为弘治岳刻本书后牌记说明当时“市井”已有《西厢记》刊本在流行，但这些刊本现在并未流传下来。又，万历二十六年（1598）继志斋所刊《重校琵琶记》卷首载河间长君撰于嘉靖戊午年（三十七年，1558）的《刻〈重校琵琶记〉序》云：“往岁尝于南都偶得国初写本，及续得诸家钞本，凡四十余种。”这里说的虽是《琵琶记》的刊本情况，然亦可以之观《西厢记》在当时的刊刻情形，即《西厢》当不在《琵琶》之下。

此,这是现存最早的“西伯合刻”本。万历二十八年(1600),屠隆(1542-1605)校正,周居易校梓的《新刊合并王实甫西厢记》问世,此本系与董解元《西厢记诸宫调》、李日华《南西厢记》、陆天池《南西厢记》合刊,这种集合方式实开崇祯间闵寓五校刻《会真六幻》之先河。万历三十年(1602),李樾校、爰君素绘图的《北西厢记》由晔晔斋刊行,此本今仅剩一册,藏上海图书馆。万历三十八年(1610)前后,虎林(今杭州)容与堂刻《李卓吾先生批评北西厢记》,这是现存《西厢记》的第一个名人批评本。同年(万历三十八年,1610)的冬季,同城的起凤馆刊行《元本出相北西厢记》,这就是有名的王(世贞)李(卓吾)合评本,此书卷首有起凤馆主人曹以杜所撰《刻李王二先生批评北西厢序》。大约在万历三十九年(1611)冬,由徐文长(1521-1593)批点的《重刻订正元本批点画意北西厢》刊行。徐氏称此书“悉依碧筠斋真正古本”改定^①,因此,此书当在较大程度上保留了碧筠斋古本的面貌。万历四十二年(1614),王骥德(?-1623)校注并刊行了《新校注古本西厢记》,此书是王骥德以碧筠斋、朱石津两古本为底本进行校订,王氏还于每套曲后附列大量的“注”,不仅对曲文作注释,对其曲文的选取也作了说明,而且保留了不少明刊《西厢记》佚本,如碧筠斋本、朱石津本、金在衡本等的有关资料,因此,在《西厢记》的刊刻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。约在万历四十四年(1616)夏,何璧(自号渤海逋客)校梓《北西厢记》,此刻本今知仅上海图书馆有藏,系孤本。万历四十六年(1618)孟冬,书林萧腾鸿师俭堂刊行《鼎镌陈眉公先生批评西厢记》,同时或陆续刊行的还有《琵琶记》、《红拂记》、《玉簪记》、《幽闺记》、《绣襦记》五种传奇,均冠以“鼎镌陈眉公先生批评”。这六种书后来又经改版重印,且将书名统一改为“鼎镌×××”,后又有人将“鼎镌×××”系列合在一起,题名《六合同春》。

上述12种有具体刊刻年代的版本,现在均有传本存世。此外,还有十几种没有具体刊行时间的版本,学界一般将之视作万历间的刻本,也有传本存世。它们是:(一)现藏日本无穷会的《重校北西厢记》;(二)现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《重校北西厢记》;(三)现藏日本天理图书馆的《重校北西厢记》,此本卷首有一书名页,题“李卓吾先生批评西厢记”,并镌“三槐堂藏板”五字,当系三槐堂在李卓吾批本盛行时,将一种

^① 参见批点画意本卷首青藤道人(徐渭别号)“叙”。

《重校北西厢记》简单伪装成李批本,重刊行世以射利。(四)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,署“罗懋登注释”的《重校北西厢记》。(五)书林乔山堂刘龙田刊行的《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》,今知仅中国国家图书馆有藏。此本是刘龙田仿照熊龙峰刊本重新雕板印行的同名刊本。(六)《田水月山房北西厢藏本》,此书系用批点画意本原版挖改卷端题署,增刻部分眉批、行间批而成。今知中国国家图书馆、南京图书馆各收藏一部。(七)书林游敬泉所刊《李卓吾批评合像北西厢记》,此本今知仅日本天理图书馆有藏。(八)潭阳(今福建建阳)刘应袭刻《李卓吾先生批评西厢记》,现知仅美国伯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有藏。(九)汪廷讷(1573-1619)校,汪氏环翠堂所刊《袁了凡先生释义西厢记》,此书今知仅上海图书馆有藏。(十)汪氏玩虎轩刻《元本出相北西厢记》,现藏安徽省博物馆,中国国家图书馆残存此书“附录”一册。(十一)金陵文秀堂刻《新刊考正全像评释北西厢记》,今知中国国家图书馆与北京大学图书馆各藏一部。这也是一种“西伯合刻”本,但《琵琶记》已不见传本。(十二)《新刻魏仲雪先生批评西厢记》,此本刊行者不详,今知仅中国国家图书馆有藏。清初古吴陈长卿存诚堂曾予重刊,故学界一般认为此书亦为明末清初存诚堂所刊,其实这是万历间的一种刻本,版式与存诚堂刻本完全不同,存诚堂所刊当以此本为底本。(十三)《新刻徐笔峒先生批点西厢记》,今知仅中国国家图书馆有藏。

万历朝的《西厢记》刻本,除上面这些仍有传本存世者外,还有一些刊本现已失传或下落不明。在万历七年(1579)以前,金在衡本已经问世^①。像徐士范刊本、龙洞山农本、周居易校刻本(即“屠隆校正本”)、王骥德校注本等均提到此本,可见它的确存在过。万历十年(1582),出现了龙洞山农本,今存万历二十六年(1598)的继志斋刊本,即是龙洞山农本的复刊本。万历戊子年(十六年,1588),朱石津本问世。万历间不知具体刊行时间的失传刊本还有:(一)《重校元本大板释义全像音释北西

① 明朱孟震《河上楮谈》卷之二“高王二传奇”条内有“友人金山人在衡作《西厢正讹》,亦校阅精当。余家有旧注《琵琶》,殊不佳;《西厢》有近刻校正古本,俱列某家本于句读之上,颇佳。金《正讹》内若‘眼将流血,心已成灰’,仍作‘中’、‘内’二字,尚当订之也”一段,这是现知有关“金在衡本”的最早文献记载。《河上楮谈》卷首有朱氏所撰《河上楮谈叙》,落款时间为“万历己卯夏六月朔”,知最迟在万历己卯年(七年,1579)金在衡本已经出现。《河上楮谈》现已收入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“子部”第104册,齐鲁书社1995年出版。引文中内容见书中第643-644页。

厢》，此书在“文革”期间还有传本存世，吴希贤编《所见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版本图录》一书收录了其插图13幅、“莺莺遗照”图一幅，及上、下卷正文书影各一幅^①等，可惜现在已不知去向。（二）尊生馆刊本，今日本双红堂文库收藏了此书“附录”二册。（三）赵本，最早由徐士范刊本于第七出《母氏停婚》【庆宣和】曲眉批中提到^②。（四）夏本，王骥德校注本在第二折第二套《邀谢》后附“注”中提及^③。（五）富春堂刊本。解放前，松毖室主所撰《现存杂剧传奇版本记》著录^④。（六）日新堂刊本，明天启间凌濛初校刻本卷首《西厢记旧目》中有《日新堂本目录》。据仕忠师言，现在芜湖的阿英藏书陈列室还存有日新堂刊本的残卷，未知详情，待查核。

另外，万历间还出现了两种曲集，全本收录或基本全本收录了《西厢记》的曲文，它们是：金陵胡文焕所辑《群音类选》和徐复祚所辑《南北词广韵选》。《群音类选》于“北腔类”卷一全本收录了《西厢记》二十出曲文，每出并各有四字标目一则，此本今存万历间胡氏文会堂刊本。《南北词广韵选》收录了《西厢记》十九套曲文，按《中原音韵》的韵部顺序分列各韵之下，每套曲也有四字标目一则。

综上，今可考知，万历朝共出现《西厢记》刻本34种，其中25种仍有传本存世，另有两种曲集本也全部或几乎全部收录了《西厢记》的曲文。

天启至崇祯间，《西厢记》的刊刻挟万历朝的气势，竞刻之风有增无减。在二十来年的时间里，至少出现了刻本22种，其中19种仍有传本存世。

天启元年（1621），槃邁硕人（徐奋鹏）增改的《西厢定本》行世，这也是一种“西伯合刻本”，即同时还刊行了《伯皆定本》，改编者槃邁硕人将两书合称“词坛清玩槃邁硕人增改定本”。天启间，乌程（今浙江湖州）凌氏刻朱墨套印本《西厢记》，这就是著名的凌濛初校刻本。天启间，还出现了一个较有名的刻本，即朱墨蓝三色套印的《西厢会真传》，由于其卷首所附《会真记》卷端有“汤若士批评/沈伯英批订”之题署，故学界习惯

① 见吴希贤编《所见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版本图录》之《古代戏曲（一）》，第238-268页。

② 【庆宣和】曲眉批曰：“赵本作‘我却待目转秋波’。”

③ 此套中【脱布衫】曲“注”曰：“古本‘启蓬门’，或作‘启朱唇’，遂以张生唱，误。词隐生云‘寺中不必言蓬门，不若从夏本作朱扉’，今并存。”

④ 《现存杂剧传奇版本记》著录：“明万历金陵唐对溪富春堂刊本——见分金一套之第十种目。”（见《剧学月刊》第五卷第二期，第22页。）

称之为“汤沈合评本”。此书确切刊行时间不明,但学界一般定其为天启间的刻本。崇祯四年(1631),延阁主人(李廷谟)订正的《北西厢》刊行,此书正文内容基本照搬王骥德校注本,并移录批点画意本的眉批,故一般将其划归徐文长批评本系列。崇祯十二年(1639)冬,《张深之先生正北西厢秘本》刊行于世。崇祯十三年(1640)秋,乌程闵氏(寓五)校刻的《会真六幻》行世,是书合元稹《会真记》(幻因)、董解元《西厢记诸宫调》(捣幻)、李日华《南西厢记》(更幻)、陆天池《南西厢记》(幻住)一起,并将王实甫《西厢记》分为《王实父西厢记》(剧幻)和《关汉卿续西厢记》(赓幻)两部分,故号称“会真六幻”。又,崇祯十三年(1640)秋,西陵天章阁刻《李卓吾先生批点西厢记真本》。以下刊本无刊行时间,学界一般将其视作崇祯年间的刻本:(一)《新订徐文长先生批点音释北西厢》,现知仅中国国家图书馆有藏。(二)潭邑(今福建建阳)书林岁寒友所刻《新刻徐文长公参订西厢记》,今知仅中国国家图书馆有。(三)明孙鑛批点的《硃订西厢记》,此书也是朱墨套印本,且是一种“西伯合刻本”,今知仅中国国家图书馆有藏。但《硃订琵琶记》国内已无收藏,现知仅日本内阁文库有藏。(四)固陵孔如氏所刻《三先生合评元本北西厢》,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及北京师大图书馆等有藏。(五)师俭堂所刻《汤海若先生批评西厢记》,今知仅上海图书馆有藏。(六)《西厢记传奇》,今知仅中国国家图书馆有藏,且为残卷。(七)古吴陈长卿存诚堂所刻《新刻魏仲雪先生批点西厢记》,这就是所谓的“存诚堂刊本”,其实是翻刻万历后期的同名刊本,且在版式、插图、批语等方面与底本有差别。此书或谓系清初刊本,今知中国国家图书馆等有藏。(八)崇善堂所刻《徐文长批评北西厢》,今知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有藏。(九)常熟毛氏汲古阁所刊行的《六十种曲》,其中亦收录了北《西厢记》。还有两种刻本——《元本出相北西厢记》与《六合同春》中的《鼎镌西厢记》,前者与起凤馆刊本同名,学界有人误以为此即起凤馆刊本,因此视作万历间的刻本。实际上,它是用起凤馆刊本原版重印,不但缺了起凤馆刊本的眉批、卷首序文、凡例等,正文中还挖改了不少内容,已不是起凤馆刊本了。从时间上考虑,此挖改本或当问世于明末。《六合同春》本,有人将之作为清乾隆年间的刻本,那是因为乾隆十二年(1747)修文堂曾重印此书,而其初版也当在明末或清初。

以上即启祯年间仍有传本存世的18种刊本,此外还有3种刊本现已

失传或不知下落,它们是:(一)崇祯三年(1630),文立堂所刻《新镌绣像批评音释王实甫北西厢真本》,傅惜华先生《元代杂剧全目》称“今此本已流传海外”^①,现下落不明。(二)王思任评本。蒋星煜先生否认此本曾经存在,认为所谓“王思任评本”就是现存的《三先生合评元本北西厢》,因为其卷首有“王思任一篇序文”^②。然而,在现存的《王季重十种》(按,王思任,字季重)中,却收有一篇《王实甫〈西厢〉序》,这也是学界认为王思任评本曾经存在的主要依据。因此,在没有其他根据的情况下,不能简单地否定这一版本曾经存在。(三)崇祯十七年(1644)的汪然明刻本^③。

另外,崇祯九年(1636)秋,长洲吴长公、顾臣庐辑校的《古今奏雅》于卷四中收录了《北西厢》的二十套曲文。

上面就是有明一代《西厢记》的刊行出版简史。要之,明代曾出现过《西厢记》刊本 60 余种,现在还有 40 余种有传本存世。另外,还有 5 种以上曲集全部或接近全部收录了《西厢记》的曲文。因此,这样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,无论是对中国戏曲史,还是对中国出版史、版画史等,均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。

二

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,《西厢记》的研究同古典文学领域里的其他作家作品研究一样,出现了一个高潮,有学者甚至提出要建立“西(厢)学”^④。确实,就凭《西厢记》在明、清两代的传播、接受盛况以及它对明、清两代的社会生活、文化文学所产生的深远影响,即可将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来研究。可是,尽管《西厢记》的研究已结出累累硕果,但还是难以同“红学”、“龙学”等相比。因此,要建立“西厢学”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

愚意以为,要真正建立“西厢学”,将《西厢记》这部经典名著的研究

① 傅惜华《元代杂剧全目》,第 55 页,作家出版社,1957 年 12 月版。

② 见蒋星煜《“王思任评本”疑案》,《西厢记研究与欣赏》,第 84-91 页,上海辞书出版社,2004 年版。

③ 关于“汪然明刻本”,首见清康熙丙辰年(十五年,1676)序刻的《毛西河论定西厢记》卷五末的“附辨”中,称“临安汪然明于崇祯甲申岁,刻《西厢记》”云云。

④ 蒋星煜先生曾提出过此类言论,见蒋氏发表于《上海戏剧》1987 年第 6 期的《“西学”在摇篮中叫嚷》一文,该文后收入赵山林所编《西厢妙词》一书。

往深广度拓展,首先需要好好将其现存的丰厚的版本文献进行细致的整理。《西厢记》的版本资料在有明一代还留下40多种,而有清一代,仅金圣叹的《第六才子书》就有近百种不同版本。就拿现存的40余种明刊《西厢记》来说,尽管都是王实甫的《西厢记》,却几乎找不到有两个正文内容完全一样的版本。所以,这就很有必要首先将它们清理一番。比如从目录学、版本学、文献学等的角度对各版本的版式特征、基本内容、序跋、插图、附录等等逐一进行盘点。在此基础上再细致比勘每一版本,探究各版本之间的关系,推衍这部古典名著的文本内容在明清两代所历经的变化,最后还原《西厢记》在明清两代传播接受的历史。这也是从另一个角度来拓展《西厢记》的研究空间,改变此前《西厢记》研究偏重文学的现状。

事实上,前辈学者在这些方面都做过艰辛的努力,对《西厢记》的不同版本作过或详或略的介绍,使后来者能较轻松地获知不少有益的信息。如郑振铎先生对部分版本的介绍,日本学者传田章的《明刊元杂剧西厢记目录》,蒋星煜先生所作的版本文献的考证等成果直接将《西厢记》的研究推进到更深的一层。他们筚路蓝缕的开拓之功,实不可没。

不过由于当时条件所限,加上版本自身的复杂性,前辈学者的工作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疏误或不足。如松鳧室主(杜颖陶)《现存杂剧传奇版本记》^①中,列明、清《西厢记》刊本近30种,但有些却是一种记作两种,比如第十三种是“王弇洲李卓吾合评本”,第二十五种为“明万历庚戌起凤馆主人曹以杜刊本栏外有王世贞李贽评语,间有曹氏校勘语。末附《释义》及《会真记》(郑振铎藏)”,这两种实为同一种书,即我们通常所说的“起凤馆刊本”。这可能是源于不同人的记录,而杜先生又未亲见原书,结果一书两记,化一为二。这种“化一为二”的疏误并非个案,日本学者传田章所编《明刊元杂剧西厢记目录》,是迄今介绍明刊《西厢记》版本相关资料最详尽的著作,然而由于书中有些著录是从他人论述中勾辑所得,这样“化一为二”、以讹传讹的情况也就难以避免,蒋星煜先生已多有指出,此不赘言^②。

^① 载《剧学月刊》(第五卷第二期),1936年2月。

^② 可参见蒋星煜《明刊本西厢记研究》、《西厢记考证》、《西厢记的文献学研究》等书中的相关论文。

又如《元本出相西厢记》一书,提到它的几乎都作“明万历间新安环翠堂刻本,汪廷讷校”。这条记录的源头是傅惜华先生的《元代杂剧全目》(以下称《傅目》)^①:

(一〇)明万历间环翠堂刻本,书名:元本出相西厢记,明汪廷讷校;吴梅旧藏。

传田章根据傅先生这条著录在其《明刊元杂剧西厢记目录》中作如下著录:

28. 汪廷讷本/元本出相西厢记/明汪廷讷校/明万历间 新安环翠堂刻本/ [?]藏

随后辑录了上述《傅目》中的著录,及赵景深先生《〈南北宫词纪〉序》中有关陈所闻与汪廷讷关系的叙述,最后传田氏补充道:“安徽省休宁人。汪廷讷所撰戏曲,有《环翠堂乐府》中诸曲,其中《三祝记》有具体刊刻年代,为万历三十六年(1608)序刻。”^②

寒声《〈西厢记〉古今版本目录辑要》在此基础上亦著录:

30. 明万历间,新安怀翠堂刻本,(明)汪廷讷校,《元本出像西厢记》吴梅旧藏。

接着也转录了赵氏《〈南北宫词纪〉序》中的相关叙述,并推论:“看来此本亦属陈所闻校了。”^③这条著录又误将“环翠堂”作“怀翠堂”,将“相”改“像”。

台湾郑骞先生在其《西厢记版本汇录》中也著录了该本:

元本出相西厢记不分卷

① 傅惜华《元代杂剧全目》,第54页。

② 传田章《增订明刊元杂剧西厢记目录》,第61-62页,东京汲古书院,1979年11月版。

③ 寒声《〈西厢记〉古今版本目录辑要》,《西厢记新论》,第170页,中国戏剧出版社,1992年版。

万历间环翠堂刻本,汪廷讷校。环翠即廷讷堂名,此人校刻词曲颇多,刻工版式甚考究,但好以己意妄改……^①

郑氏此《汇录》主要是依傅惜华、传田章的著录而成,估计由于《傅目》所录一般均注明卷数,而此本未明示,故郑氏径直作“不分卷”。

蒋星煜先生在介绍明刊《袁了凡先生释义西厢记》^②时,有这样一段论述:

郑振铎先生生前曾将明刊本《西厢记》列成一表,共收十八种,再加已注明“未见”者四种,共二十二种,其中并无汪廷讷校《环翠堂乐府》本,可见此书相当罕见。

吴梅先生曾收藏一部,后归傅惜华先生处,现由北京图书馆善本部收藏。上海图书馆亦藏一部。香港、台湾均无此书。^③

蒋先生这里所述甚为肯定,似乎很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。

综合上述著录及论述,就有了这样几个问题:吴梅先生是否曾收藏过一部《元本出相西厢记》,且这部书为汪廷讷所校?吴梅先生曾收藏过《袁了凡先生释义西厢记》吗(是否有后归傅先生之事暂且不说)?北图(即今中国国家图书馆)还藏有一部《袁了凡先生释义西厢记》吗?

据笔者调查,《袁了凡先生释义西厢记》现知仅上海图书馆藏有一部,国家图书馆未收藏此书。无论是1987年北图编的《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》,还是后来出版的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,都未著录北图藏有《袁了凡先生释义西厢记》一书。笔者曾亲往国图善本室查阅其馆藏卡片及电脑数据库目录等,均未发现此书的踪影。傅惜华《元代杂剧全目》亦未提及此书。另外,笔者在国图、上图、南图等全国大型公共图书馆也未见到《元本出相西厢记》一书,更不用说是吴梅先生的旧藏了。按说吴

① 郑骞《西厢记作者新考》(附有《西厢记版本汇录》),《龙渊述学》,第191页,台北大安出版社,1992年版。

② 现藏上海图书馆,因卷端署“新都无居士汪廷讷昌朝父校”(按,“昌朝”,蒋星煜误作“昌期”),且书口有“翠堂乐府”四字(按,偶作“环翠堂乐府”),故蒋星煜先生将之称作“《环翠堂乐府》本”。

③ 蒋星煜《汪廷讷及其〈环翠堂乐府〉本〈西厢记〉》,《西厢记的文献学研究》,第227—228页。